

长篇小说《风云准噶尔》第一部

西域桃源

卢德礼
著

上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西域桃源

卢德礼
著

上





作者自述

卢德礼,1942年深秋出生于景化县(现名呼图壁)城北一个农民家里。读初中于县一中,学师范在昌吉州,进修大专于常州。从事教育35年,职称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从小好听故事,至今更热衷与阅历丰富的老人交谈。

家族虽非新疆土著,但入疆也已十代。先辈们饱经离乱之苦,给我幼小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以致忧患心理萦怀不散。

喜欢收集、阅读文史资料。随着浏览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始领悟古人“居安思危”之真谛,积淀并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忧患意识。知天命后,方悟得一联座右铭:“居安而常思危,享福而常患苦。”

纵观过去,横察当今,深感爱护祖国边疆、珍惜民族团结有甚于珍爱生命之重要,深感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是维护祖国统一大业、并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千秋大计。

鉴于深深的忧患意识,才决计退休后,埋头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准噶尔》。希望该小说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为千秋大业献上绵薄之力。

鸣 谢

《西域桃源》的问世全仗有识之士、同仁及有关单位的关心与赞助,特此致以衷心感谢。尤其感谢:

新疆鸿新建筑集团

呼图壁县第一中学(作者母校)

呼图壁县第二中学(作者曾工作单位)

呼图壁县第三中学

呼图壁县园户村中学(作者曾工作单位)

呼图壁县成职教中心(作者单位)

呼图壁县亨通摩托城董事长任建忠,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海燕
(0994-4509868)

内 容 简 介

长篇系列小说《风云准噶尔》以新疆地方史为经线，以众多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活动情节为纬线，勾勒了新疆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小说着眼于晚清以来的风云故事，侧重于鸦片战争结束，直至建立新中国以前的动乱年月。它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新疆自西汉神爵二年（前60）以来，一直是中国版图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新疆是各族人民的新疆，新疆人民和内地人民的密切关系源远流长；它也昭示了两千年来各族人民共同守卫边疆、开发边疆的历史事实。民族团结之日，乃边疆稳定之时。边疆稳定了，经济就发展，社会就进步，外敌便不敢入侵；反之，各族人民就会深受其害。它更昭示了休戚与共、共同进步是各族人民惟一的抉择。它讴歌了民族团结，讴歌了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英雄人物。他们爱国爱边疆的献身精神难能可贵，催人泪下，值得弘扬光大。

《西域桃源》作为长篇小说《风云准噶尔》的第一部，自然是为下部充作铺垫。

《西域桃源》描述了人世间难得的一对恩爱夫妻相处默契、创业立家、生儿育女、甘苦与共、无怨无悔、至纯至真、誓做永久夫妻的故事。他们在人烟稀少的

荒漠深处营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便是他夫妻对边疆开拓性的杰作。爱国有责，世代相继的家庭榜样教育，加之诸葛先生谈古论今的启迪教化，使得下部中爱我中华、前仆后继、誓死保家卫国的斗争成为必然。

男主人公延孝先，是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他不远千里入关，寻根祭祖，并娶了妻，为创业立家做了非凡的努力。他渴望多生子嗣，代表了世代戍守边疆民户的传统心理。塔山淘金，他同沙俄入侵者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殊死斗争。无论同恶人恶势力斗争，还是同入侵者斗争，铮铮铁骨，一片丹心，体现了他顶天立地英雄汉子的气概和人格。下部中他仍是中心人物。

女主人公黄双杏，十四岁远嫁西域。起初，因包办婚姻，彼此并无感情和了解，别别扭扭；后来，经乌鞘岭一劫，被丈夫延孝先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所折服，才吃了秤砣铁了心，跟丈夫跋涉千里，共同营造安乐家园，从无半个怨字，从无半个悔字，永结同心，恩爱无比；随着儿女成群，她毅然决然率子回关内省亲探母，兼顾为儿成亲，来回万余里，几经磨难，九死一生，不失为扎根边疆的一奇女子，颇具个性。

这对恩爱夫妻的故事，概括了历朝历代定居边塞的汉人离不开关内亲戚的一桩史实。诚然，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或被融合，也是不容抹灭的一桩史实。

书中树下结盟的兄弟和其他连带出现的人物，将在下部《乱世英豪》波澜壮阔的爱国斗争中崭露头角。对桃源之美之乐的描述，无疑是为下部自发的赤胆自卫张目。

目 录

第一章 千里娶妻 1

第二章 树下结拜 41

第三章 早生贵子 49

一、奇树猜想 49

二、喜归故里 53

三、夫妻哭祭 54

四、重返奇树 56

五、草安新家 62

六、早生贵子 66

第四章 闻鸡起舞 86

一、丰收时节 86

二、盆摔八瓣 91

三、秋千凌空 97

四、闻鸡起舞 101

五、造访深山 108

六、雪原狩猎 146

七、风筝飘飘 153

八、督子习武 160

九、不速之客 188

十、夫唱妻随 208

第五章 塔山采金 228

一、巧遇故人 228

二、一斗金霸 234

三、再斗金霸 237

四、邂逅相遇 247

五、母子习武 257

六、金霸密谋 261

七、偶遇春花 264

八、剪除金霸 271

九、爆竹声声 286

十、母子盼归 289

十一、死灰复燃 291

十二、沙俄入侵 295

十三、抬尸游行 299

十四、黑夜摸瓜 305

十五、沙俄突袭 312

十六、遍地开花 318

十七、巷战自卫 323

十八、全歼岗哨 327

十九、拦截军车 329

二十、逃之夭夭 331

二十一、金矿复活 332

二十二、孝先惊梦 337

二十三、访师打擂 339

二十四、依依惜别 344

二十五、草原奇遇 352

二十六、好梦成真	355
第六章 双喜临门	366
一、兴建家园	366
二、路救饿殍	379
三、走访高四	384
四、师徒重聚	393
五、双喜临门	417
六、子夜梦呓	441
第七章 千里省亲	473
一、清明母子行	473
二、投宿古牧地	479
三、夜逛古城子	488
四、强度色皮口	498
五、畅游哈密城	511
六、巧过星星峡	517
七、混战膏油桩	523
八、鏖战乌鞘岭	527
九、大象山拜佛	534
十、摆渡渭河岸	537
十一、客栈温旧梦	544
十二、岐山臊子面	549
十三、徘徊家门口	552
十四、母子诉衷肠	556
十五、舅母做媒忙	586
十六、郎中叙家谱	592
十七、山寺救梅娘	599
十八、梦呓惊老母	614
十九、匆匆入洞房	621
二十、急急走四更	635
二十一、沐浴温泉村	640
二十二、逗留天水城	647

二十三、收女通安驿	659
二十四、再过乌鞘岭	664
二十五、大战焉支山	669
二十六、参禅大佛寺	687
二十七、比武嘉峪关	694
二十八、双塔大劫难	699
二十九、绕道走沁城	709
三十、铤险救古丽	716
三十一、喋血色皮口	723
三十二、转战南山口	727
三十三、徜徉焕彩沟	733
三十四、牧马巴里坤	737
三十五、瑶池救母亲	765
三十六、空前大喜庆	781
三十七、中秋邀明月	811
第八章 拜师学文	824
一、拜师起学名	824
二、举家识字热	832
三、师生论古今	843
第九章 先辈风云	865
一、先生话西域	865
二、初定准噶尔	872
三、再定准噶尔	883
四、平和卓之乱	887
五、娶妻盼生子	897
六、平定张格尔	908
第十章 桃源金秋	927
一、婆媳游春乐	927
二、创建五户庙	947
三、金秋春意闹	955
四、百灵痛别离	974



第一章 千里娶妻

好一株独立旷野擎天无畏的梧桐树！虬枝横生、如篷如盖、遮天蔽日，既婆娑多姿，又飒爽威武，丝毫没有孤单、寂寞和悲凉，傲立苍穹，俯视寰宇，迎风斗沙，豪气长存！

远眺树冠上似乎有什么物件横亘着。

一群老少汉子松松散散，若即若离，甩着蝌蚪辫子疲惫不堪地在荒漠上行走。他们都是些闯西口的汉子。惟独那位鹤立鸡群的彪形大汉，长一弯好凶的络腮胡子，身边伴随着一位小女子，约摸十四五，虽然憔悴，风尘仆仆，但模样仍然可人。难怪一个个落在后边的汉子，总是努力赶上去，在超越她的时候，磨蹭一下，好左顾右盼地多瞧她一眼，解个眼馋，激起一股兴奋，然后嘁嘁喳喳、比比划划地离去，有的仍不免落在后头。总之，他们都是一神：羡慕之至。

一队绿营清兵从身边经过，同样投来好奇的目光。小女人觉得很刺眼，侧着身子走，尽量避开无数目光的追摄，甚至躲到汉子的左边去。

佐领挥舞着马鞭，大声疾呼：

“限期内赶不到屯地，找死呀！别磨蹭，沙暴就要来了！”

队伍疾驰而过。

接着，是一队被押解的囚犯，年轻的押解差官不停地吼叫：

“该死的大烟贩子，林大人饶了你们死罪，还不知趣，快走呀！”

吼罢，挨个抽着鞭子，囚犯队伍在责骂与驱赶中擦肩而去。

一队嘶鸣沉重的鸿雁，从行人头顶掠过，向北，向北，把地上的



行人队伍抛得好远好远。

不知怎的,此时人群里传出引起共鸣的歌声:

张骞班超通西域,子子孙孙闯西口。

披荆斩棘开新宇,前仆后继志不移。

狂风吼兮雪封门,豺狼笑兮沙埋人。

背井离乡寻亲亲,同种同根炎黄孙。

屯垦戍边千古史,身首离兮志不更。

荣辱兴衰心相印,都是中华好弟兄。

歌声浑厚而遒劲,坚定却不乏悲怆,使脚下的荒漠显得更为神秘而苍凉。闯西口多出无奈,惟有那大汉是乐呵呵的。

一头烂疮的黄毛小子实在走不动了,立在路旁的枇杷丛边,焦灼的嘴唇上下吮舐了几下,说:

“康四叔,歇会儿吧。”

康四叔努力地吼叫着:

“卢哥,缓缓脚吧!”

那位人称美髯公的卢哥驻足回头,瞧大伙狼狈的样,无可奈何地颌首认可。人在旅途,最怕掉队。一见领头的同意,行人纷纷歇息下来。

那彪形大汉将皮褂子脱下来,铺在地上,让女人坐下,解下皮囊递过去。女人没接,竟操到汉子嘴边。大汉会意,欣慰地抿了一口,也就润了下嘴唇。女人看在眼里,钦佩在心里,趁大汉再递过来,也没用手接,直接对上嘴咕嘟了一口,就推开了。此情此景,早被大伙儿看得清清楚楚。那位人称木哥的汉子,一捋山羊胡子,扑哧笑了,说:

“小两口就是热火。”

不知是谁添了句:“你眼馋了?”

“可不?小两口,谁知道是拐带的,还是私奔的?”这阴阳怪气的挑逗,激得女人恼火,她瞅着刚闭嘴唇的木哥,白了他一眼不算,还不知鼓了多大的劲,脸憋得绯红,理直气壮地回敬了一句:

“烂舌根子的,父母做主,拜过天地的。”

“嘿!”人群沸腾了,连黄毛小子也一骨碌坐了起来。众人口也



不嫌干，舌也不怕燥了，只听得七八张嘴发出同一声音：

“光拜天地，没入洞房，那叫啥两口子？啊！现在入吧，啊！”

那大汉只是笑而不答。女人窘得又气又急，蹬着脚后跟，矜持地说：

“反正是两口子。”

嚯！人群一下子又开了锅。

“别穷开心啦，大伙也精神了，上路吧！”卢哥说着领头走了。

风起云涌，飞沙走石，干枯的蒿草漫天飞舞。众人手捂双眼，勉强前行。

参天的梧桐模糊可见。树枝在狂风中抖动，是迎击而不是颤栗。巨大的树冠像磐石在空中旋转。

“卢哥，走偏了吧？怎么尽走不上官路？”那位人称麻子哥的元布财斜睨着双眼，吼叫着。

“是不对劲。”

“我也觉得方向出了岔。”

“咋搞的嘛！”

“领的啥路！”

乱哄哄的非议使美髯公不知所措，他困惑不堪地对赶上来的大汉说：

“这捷径怕是没有走好，你是老西域，咋办？”

大汉驻足翘首，掌搭凉棚于前额，左右定睛瞧了瞧，踮起脚跟向前方眺望许久，满有信心地说了声：“走！”拉起女人又白又嫩的右手，向右转身领头走了。

参天梧桐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人们长途跋涉，腿也不听使唤了。大汉举手一指，说：

“那不是一棵树嘛，快走，使出吃奶的劲。”女人也斜了汉子一眼，觉得“使出吃奶的劲”这话怪怪的，有些下作不中听，不该从他嘴里冒出。

“要紧是上官路，到一棵树下顶速用。”虎头虎脑的胖墩石生金没好气地嚷嚷。他不善脚力，冤枉路走怕了，窝在肚子里的火星这会儿喷发出来。





大汉理解他的心境，敦厚地一笑，说：

“到了那棵树下，缓好了脚，向南一拐不就上官路了吗？看你那苔松劲！”

“那好那好，不怕你笑话，我确实走不动了，苔松就苔松（没能耐），一点不假。”说着石生金瘫倒在地。大伙儿看清了大汉手指的那棵树，引人注目的是那树冠顶上似乎还横架着个什么。目标既已明确，信心一足，兴致也来了，谁也不愿途中停顿，便你追我赶地一溜烟走了。虎头虎脑的胖墩儿举目一看，见只剩他一个，也不住口地吼着：“等等我！”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连滚带爬地翻起身，跟了上去。

粗壮高耸的梧桐树，将疲惫不堪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吸引到身边。黄毛小子好奇地拉起康四叔的手，试图搂住大树，结果不成。山羊胡子凑上去，才勉强围住。瞧那树杆，形似麻花，一人高处，还好像系了一条粗腰带。人们个个叫怪，暗暗称奇。

“好大的凉棚。”

“天赐的阳伞。”

“千年神树。”

人们说着叫着，毕竟累乏了，有的背靠大树，有的斜躺，有的横卧，有的嚼点干粮，有的润润嘴唇。大汉仍旧铺了皮褂子与女人坐着。

精瘦的猴子也开怀突然大叫：

“喂！哪里是一棵树，分明两棵，那不是一棵吗？”说着用左手向西侧一指，大伙儿这才注意到，离大树六十尺开外，的确有一株拳头粗的小梧桐树。

大汉也为之好奇。这地方，他随军经过至少有三回，最后一次距今也不过六七年，大树远伸的根脉居然另生一树。看得出，几年前曾有人在这里放牧过，牲畜的粪便尚依稀可辨。这棵小树竟能幸免糟蹋，委实稀罕。

“喂，大树带出棵小树，大家看，像不像大汉哥领了个小媳妇。”猴子也开怀不仅喊着，而且打着手势比划着。

嚯！这下子平静的湖面被疾驰而过的石子激起一串串涟漪。大



汉和女人又成了大伙儿消遣解困的话题。不甘寂寞的，好事的，爱寻穷开心的人们开始酝酿，蠢蠢欲动，准备分享这有滋有味的精神食粮。

小女人尚未觉察这一点，觉得好笑，心想有什么好比划的，走了一路，谁高谁低，高多少，低多少，心里还能不清楚？真想实话告诉你们，早在相亲前，从门帘缝里我就知道他有多高多大了，我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我不信，我就永远这么点高，我才十四。想到这里，小女人不免有点羞涩，毕竟自个曾偷看了上门相亲的汉子。小女人当初是个啥心态呢？有诗为证：

泥塑的罗汉金贴的面，
看他身材魁伟是个汉。
父母许婚女儿心怯，
不知是苦还是甜？

也开怀煞费苦心地鼓动众人开场点戏。虎头虎脑的胖墩儿石生金上气不接下气，喘吁吁地恰好赶到，也呼哧呼哧地吆喝着：

“大汉哥，你……你是咋个把小嫂子弄……弄到手的？”

“对，说说！”大伙儿呼应着。

“求，求你了；小嫂子，怕臊，大汉哥，你说。做是实的，你占便宜；听是虚的，让我们也过把瘾。”胖墩儿接着吼叫。

“汉子虽大，也有怕小媳妇的时候啊！”山羊胡子木留仙激将了。

“大伙儿喜欢听，你就说说，全当听个故事，解解闷。小妹子，不拦挡吧？”美髯公终于发话了。

“我才不拦他哩。”

“那我就说说，嗯，”大汉扫了大伙一眼，目光停在小媳妇的脸上，“前年个大年三十，我爹怀揣一生积攒的那些银子，把我从绿营要了回来，去年，硬是陪我去阿山淘了三个月的金子，总共凑了五两多，让我带上回老家祭祖、娶亲。这不，半年多天气，娶回来的就这个小媳妇。”小媳妇不好意思地扭转了身子。

“太简单了，没听头。”黄毛小子很不满意。



事情原本并不简单,大汉爹赶年三十找到军营,满脸的雪霜未来得及擦干就从怀里掏出一生的积蓄:小金豆和散碎银子。他双手捧着,和花白胡子一齐抖动:

“大人,行个好吧。五儿当兵一十三载多了,快三十的人了,尚无妻室,愁死我了。孔圣人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要他回去,不为养老,只为攒几个钱成家,好续香火。”老人哽咽着,清泪花花。

千总疑惑地问:“你不是有好多儿子吗?”

“哪有好多?连着生了好几个,就站住他这个老五。”

“呃,可惜,可惜。孝先在军营镇守边疆,是个人材,有勇有谋,武艺超群;可回家务农,就派不上用场了!正赶上裁员,你不求我,我确实舍不得放他走哩。不过哩,从私人方面讲,孝先救过我一次,我今天舍痛割爱,也放他一次,成全你老的心愿。银子哩,带回去,用做成家立业吧,刘某分文不取。”

老人大喜过望,鼻涕一把泪一把,由孝先扶着,千恩万谢,离开了军营。父子团圆的美梦终于实现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边干活边喊上几名“乱弹”,最拿手的要数《回窑》、《杀庙》。等冬麦扬净晒干,入了窖,他就催促儿子一同上路,要去阿山淘金。淘金虽然比在家辛苦,但心里却甜滋滋的。他深知与爱子相处的好日子一天比一天见少,所以执意同行,好助儿一臂之力。人在这时候,吃苦也是一种珍惜,一种享乐。

三个月的千辛万苦,父子俩终于满意而归。

接着,又是千叮咛万嘱咐地送儿子上路,回老家祭祖娶妻。

山羊胡子发话了,说不上是存心诱导,还是旁敲侧击:

“实话实说,是有姻缘,逛庙会游花园遇上的?还是瓜棚里打情骂俏弄成的?兴许是拉到高粱地里先斩后奏的,啊!”说罢,自个儿开心地笑哈哈。听的人也各自打着哈哈。

小女人嘟着小嘴唇嘀咕:“我还没那么疯哩,胡扯八道!隆冬寒天,哪来的高粱地,怪损人的。”

大汉不慌不忙地解释:

“又不是说书讲故事,哪有那么多风流?全仗小爷小奶做媒,说



她七岁学针线，十二岁学做饭，人也长得排场（漂亮），好茬儿。相亲时，她父亲见我就说：“好身架。”想必是挺中意。你想，平常人家图的是过日子，有个好身架，能干活，姑娘就有了靠头。要不，为啥当下就叫她出来，让我瞧。”

“看把你能的，我达图的是你腰包里的银子。”小女人心里大不以为然。

“她扭扭捏捏从帘子后面走出来，人长得挺水灵，就是小了点。”

“对嘛，小巧得才高出你的肚脐眼。你爹倾家荡产，为了让你早生贵子，续香火；你倒好，娶了她，只配铺炕叠被，烧火煮饭，莫说生儿育女，就睡觉，还担心压扁了她。”那位眉宇间透露出精明滑稽气质、口齿伶俐的张梅生忍不住插话。

小女人用水灵灵的眼睛斜视，心里直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听到“生儿育女”一词，不知怎的，嘔，恶心地险些呕吐出来，好生奇怪。照娘说的，是该有了？娘常说，年轻女人停经，不是有病就是怀娃了。自打腊月十八初见腥红，现今两个多月了没见红。哼，门缝里瞧人，到时节生个大胖儿子给你们看，气死你们。想到此，又不免一阵潮腥腥地恶心。小女人羞涩而恐慌，急忙捂住嘴，生怕再授人以笑柄。心里思谋着张梅生的俏皮话，好怪好怪，照他说，睡觉还会压扁人，怎么会呢？自打乌鞘岭回来，天天夜里都被他抱在怀里睡觉，怎么一点压的感觉也没有，会不会搞错？莫名其妙。

黄毛小子火烧火燎地挠着头皮，说：

“快说呀，咋个成亲，咋个相好的？”

“成啥亲，本来过了彩礼，说好正月十五成亲。”

“嗯，打住打住，过了多少彩礼？”虎头虎脑的胖墩儿问道。

“三两。”

“白银还是黄金？”山羊胡子刨根问底。

“三两银子配娶这般如花似玉的小媳妇？买只小母羊还差不多。”也开怀说罢，戏谑地一笑。

山羊胡子意识到也开怀是在顺手牵羊作践自己，扫兴地一捋胡子：“你……”便仰面躺了下去。



“黄金？”黄毛小子尚不敢确信。

“是黄金。”

“啊！”虎头虎脑的胖墩惊叫着跌过去。

那位从扶沟来的、人称秋白菜的更是瞠目结舌，半天才说出来：

“啊呀呀，真是宝贝疙瘩！要在俺家，能娶三十个俊媳妇，一晚上换一个，天天新鲜，夜夜受用。”

小女人这才晓得：怪不得她娘嫌她达的心太黑太狠。小女人生怕临出门时，又加了一两的事被汉子倒出来，那就更丢人败姓了。一转念，她盯住秋白菜心里愤愤骂道：三十个？做梦去吧，这辈子你连一个女人也挨不着！

“大汉哥，你接上说呀。”胖墩儿催促着。

“情势紧急，哪能等到十五？必须马上走，连夜走！”

“打住打住。”胖墩儿斜瞅着大汉又盘问上了，“啥事情？紧急到不能成亲连夜走的地步。”

“堂堂正正，成亲的美事耽搁了。花了两两黄金，太可惜了！啊，太可惜了！”黄毛小子替大汉惋惜不已。

小女人担心汉子把她父亲闯祸的事捅出来，如果那样就太没面子了用右肘轻轻鼓捣汉子的左肘。不知大汉是会意还是有意，说出这样一段话来：

“副镇长是个大赌棍，料定我这个外来户身上有金货，三番五次托人邀我去赌。这明摆的是抽筋扒皮的事，我能去吗？明的不成，就来暗的，要抓我的了。”

大伙儿听了咬牙切齿，直呼：

“可恶，可恶！”

小女人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越发钦佩汉子的人品和机灵。感激之余，她身子一侧，由衷地给汉子暗送一个秋波。

听者不知，其实，小媳妇的父亲也是个大赌棍，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他是看上了大汉。大汉是个忠厚能干、会过日子的人，配得上他的女儿。若要远嫁千里，不光老婆舍不得，连他自己也有点难



以割舍。再说，儿女多也无所谓，反正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可自个儿四十开外，就这么个独生女，不要个好价，再没第二次了。所以，他放胆要了四两黄金。媒人再三砍价，老婆也叨叨着怨他心太黑太狠，连女儿的骨头脑髓都给卖了，叫女儿往后咋个过日子？这才一锤定音：“三两！再不还价。”本想趁新年大吉开个张，押重注，捞上个千儿八百，把快输光的祖业弥补弥补。谁料想，心狠手重，心想事不成。一回回狮子大张口，不仅输掉了三两黄金，而且连仅剩下来的一点祖业——五亩多地和一家人赖以栖身的小庄院也输了。他不敢回家，实际上就无家可回，于是偷偷溜了。房地产归了人家不说，还要老婆、女儿去顶先前的赌债。幸亏大汉的小爷的大外孙（给镇长当护院家丁）及时传了口信。小爷岂敢有丝毫怠慢，带了大汉赶黑闪进黄家的门。

小女人的妈刚刚掌灯，见大媒人和女婿突然光临，又喜又惊。像是拜年，却未提贺礼。哪有黑夜拜年的？况且行色匆匆。小女人的妈疑惑地殷勤让坐。

小爷坐也不坐，急不可耐地开口了。

“女亲家，冲直说吧，赶快给你女儿收拾收拾，跟孝先走，连夜走。”

“老人家，我不明白，不是订得好好的，正月十五才成亲吗？怎么，变卦了？现在就走！嫁妆都还没置办齐，再说，他达也不在。”

“还置办啥嫁妆！迟一步，人都走不脱。”小爷心急火燎没头没脑地催促着。

“这咋回事儿呀？”

“你男人没回来过？”

“咋的？”

“他闯大祸啦！就不说那三两黄金，他连庄房田都输给副镇长了。加上先前输的，还得二两黄金才能抵账。马上有人来，抓你母女俩去顶账还债。你看，不走还能咋办？”

“唉哟！挨千刀的。”小女人的妈身子直往后跌。

小女人手快，及时扶住晕过去的母亲，痛苦地呼叫着：

“娘！”

